

春天苹果树开花的时候，果园里像飘浮着粉红色的雾。有一棵苹果树在果园的边缘，和大家一起开花。但是，苹果花不是一分钟内一起盛开的，比如说，东东就比娟娟迟开了一天。东东打开了粉白色的花瓣时，幼兽睁开眼睛一样看清楚了眼前的世界，他看到了树冠顶上粉红色的娟娟开得真美——

“她真美！”

是的，娟娟开在树冠的树梢上，因为光线最先照到，她提前盛开，花朵已经很大了。

东东每天抬着头看娟娟几次，看不够似的。

可再怎么美丽的花也得凋谢，苹果树也不例外。

花落后，很小的绿苹果长了出来。东东长在树冠底部那根枝条上，是那根枝条唯一的苹果。层层横斜的树枝叠压在他上面。娟娟在树冠最顶层，和3个苹果挤在一簇叶子上，夜里，不仅她们磨牙打喷嚏的声响常常弄醒她，白天，她还要忍受她们琐碎地说长道短。另两个苹果总是关心美容和减肥，一个苹果发胖不是更可爱吗？娟娟不懂她们到底要干什么。

东东感到寂寞时，就抬头喊一声：“娟娟！”

娟娟听到东东喊，就低头笑了，他叫她，她感到幸福。

“你看见北斗星了吗？”东东问。

“是的，就在我头顶上方。”娟娟回答。

“如果我也能看见，会多么幸运啊！”

“我可以给你描述，东东，北斗星分布在夜空，像鸟翅展开一样美。”

在深深的夜，东东也能听到娟娟说话。

然而，夏天时，糟糕的一天来了，有一条牙齿锋利的虫子，咬破了娟娟的皮肤，啃掉了娟娟很大一块果肉。娟娟痛得哭了……

东东在下面除了焦急，别的什么都做不了。一个苹果帮不上另一个苹果什么忙。

“你很痛苦，对吗？”

“也不完全是，痛苦是在心里发生的事情，这条该死的虫子，只是伤了我的皮肉而已，但我——很丑了。”娟娟坚强地说。

最困难的是，疼痛消失后，让伤口愈合。连续的雨天，如果伤口溃烂扩大，谁能保证她不从枝头上跌落下去呢？那样的话，她的一生就什么都完了。因此，娟娟一边接受雨水洗涤伤口，一边内心祈祷阳光快出来。

太阳光温暖地照在树冠上。娟娟在枝头快乐地随风旋转着，跳舞一样，接收更多的光线进入身体里。终于，她的伤口结疤了。

“东东，我很难看了，对吗？”

从洞口透下的光一点点暗淡下去。安生拿出小刀，在洞壁上划了一个“丁”字。他对端午说：“这是我们洞里过的第二天了。”

洞里慢慢地变成漆黑一片。大地在他们的头顶，关闭了那扇带给他们希望和想象的天窗。

“没人听到我们的喊声，我们会死在这里的。”端午担心地说。

“不会的，我们还有糍粑，能挺很多天。”安生安慰着他。

他们不去生火，安生说过，剩下的那点柴枝，要留到最需要的时候。

洞里没有一丝风，夜深的时候水汽浓重，又冷又湿。巨大的寂静里，他们闻着浓重的水腥味，想着如何才能走出去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

两个人躺在硬硬的石头上，互相抱着对方的脚取暖。

又一天来临了，两个人却昏沉沉的，因为心情越来越复杂，夜里没有睡好。

安生从包袱里取出糍粑，一人一个，慢慢地啃。

安生说：“我们要分配好糍粑，每个人每天只能吃两个。还要分配好时间，隔一阵就喊10声，要一齐喊，让声音大一些。”

他希望在洞里坚持得更久一些。端午懂了，点了点头。

他们渴了，就捧了潭里的水喝。可是，漫长的一天又过去了，外面仍然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喊叫声。

他们躺在硬硬的石头上，心事重重的，睡不好。有时候端午睡着了，安生还醒着。有时候安生睡着了，端午是醒着的。有时候他们都醒着，却不想说话。走不出洞去的恐惧像一块巨大的岩石，压在他们的心上。

安生在黑暗中撑起身子坐了起来，说：“端午，反正睡不着，我们来说故事吧。”

黑暗中没有应答的声音。安生知道，端午是醒的，只是不想说话。

“端午，我给你讲我的故事吧。”安生冷静地说。

“嗯。”端午轻轻地应了一声。

“我爸爸，还有我妈妈，是在我身边死去的。”

安生缓缓地说，“我家在长沙的乡下，离城里有30多里路。日本鬼子第一次打到我们那里，我还小，是爸爸妈妈轮流背着我，逃到了浏阳的大山里。日本鬼子被打退了，我们回到家，听说长沙城被大火烧了，烧了五天五夜。”

端午慢慢地坐了起来。

“过了两年，日本鬼子第二次打到长沙。鬼子兵要进攻长沙城，我们那个村子成了他们要经过的路线。炮火在夜里打过来，把我们家的房子炸倒了，我爸爸被炸死了，我妈妈趴在我的身上，救了我的命。”

端午拉起安生的手，他不知道是自己的手在抖，还是安生的手在抖。

“邻居大伯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拉出来，带着我躲到一座石桥下。我的身上满是血。我吓傻了，以为自己也要死了。我其实没受伤，衣服上的血是妈妈的血。”

安生停止了说话，他说不下去了。过了一阵，他又接着说。

“后来，我叔叔找到了我。他在第一师范读书，还没毕业呢。他带着我逃到了湘潭，日本鬼子又打来了，我们就逃到邵阳。我叔叔在文昌小学教书，让我也在学校读书。我在那里读了一年，学校办不下去了。我叔叔当不成老师，就给人挑水、打短工。前不久，他给人挑了盐，去洪江了。我要去洪江找他。”

安生走了很远的路，吃了很多苦。他有一个待他很好的叔叔。

“安生，我也没有爸爸妈妈。”端午对安生说。



插图·恒兰

短篇童话

果园里的亲密(外二篇)

□小山

在树冠，这儿又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可娟娟已听不到苹果树上的任何声音了。哦，一个苹果留不住另一个苹果！

娟娟绝望地躺在草丛里，忍受死亡般的寂静。

然而，大地深处响起了咚咚的鼓声，仿佛心脏在胸腔里一样跳动着，节奏有致。在草丛里静静安卧的娟娟忽然听得分明。大地的心跳！苹果树的树根离自己是那样切近，她好像幸运地重返童年——

树上的东东，孤单地忍受越来越冷的秋风。苹果树上只剩下他在树冠上了。东东记住了娟娟的话，让自己耐心地坚持，等待变红、变甜……

有一天中午，在东东的内心，猛然充溢起了蜜一样的滋味，顷刻，他觉得自己散发出了美妙的香气……

就在这时，风吹了过来——

“咚”的一声，他也掉落在树下的草丛里！

东东和娟娟又在一起了。

在苹果树下，他们一起听着大地如鼓的心跳，果园里风徐徐吹着，无需再担心分离和危险。他们甜美的爱，也像北斗七星一样夜夜闪亮。

紫色的小花

一棵墨绿色叶子的小草长了出来。她长在乌拉草身边。

乌拉草也叫羊胡草，好像一把山羊的胡须从山坡冒出来，在紫紫村的山上。

春天过去了。这墨绿色的小草已经有了好几片叶子，婀娜地挺拔在乌拉草旁边，而且抽出了自己的花蕾，像举着一个小小的奶白色灯笼。

夏天的蝉鸣，嘹亮振动在北方升腾的热空气中……

奶奶的小灯笼打开了，成为色彩浓烈的一朵花。

“你现在才开花呀？”乌拉草问她。

书摘

蓼花鼎罐

□邓湘子

安生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安静地听端午说话。

“我家住在陈家湾，那是个小山村。我爷爷和我爸爸在村口开了一家造纸坊。”端午说，“你知道土纸吗？逢年过节，在上面凿了铁钱印，敬祖宗、敬神，都烧那种纸。”

“那种黄纸啊，我见过。”安生说。

“土纸造好了，要挑着出门去卖。”端午说，“我两岁那年，快过中秋节了，我爸爸挑着一挑土纸出门去了。中秋节，家家户户要烧纸的。可是，我爸爸再也没有回来。”

“后来也没回来吗？”

“一直没有回来。”端午说，“有人说，他被土匪抢了钱，人也被杀了。也有人说，他被拉了壮丁，刚拉到打仗的地方，被枪子打死了。爷爷挑了纸，一路卖纸，一路打听，出门好多次，都没找到我爸爸的下落。”

端午语气沉重起来，停了一停，说：“不见爸爸人回家，也不见他捎信回来。那时候，我妈妈肚子怀上了，心里担心，生了重病，遇上难产，也死了。”

安生听得心里沉重起来，为端午失去爸爸妈妈感到伤心。

端午吸着鼻子，说：“家里就剩下我、爷爷，还有我姑姑。有人来家里给姑姑说媒，姑姑不愿意嫁出去，她要把我带大。姑姑的婚事拖了好多年，姑姑已经二十五六岁了，可是姑姑不愿意嫁出去。”

“你姑姑，她对你真好。”安生说。

“大前年冬天，有个过路的人，走到陈家湾时，已经天黑了。”

“他走到你家里了？”安生猜测道。

“他走到村口的造纸坊，我爷爷正在那里做事。他问我爷爷，能不能找一户人家，让他住一晚。”

“你爷爷让他住到你家里了？”

“嗯，我爷爷经常挑着土纸出门去卖，知道出门在外不容易，对陌生人特别热情，就留他住下了。”端午说，“那天晚上，他和我爷爷喝着米酒，说了很多话。对我爷爷的造纸坊特别感兴趣，第二天就没走，一连住了3天。他帮我爷爷踩纸浆、起纸、焙纸。爷爷说，他是做工夫的一把好手，造纸的那些活，他没做过，可是一学就会了。”

“你爷爷看中他了。”安生说，“他后来成了你姑父。”

“你猜对了。不过，先是我姑父看中我姑姑的。他对我说，我姑姑做的菜特别好吃。”端午说。

“哎——”两个人舒了一口气，心里轻松了许多。他们的脑子里，浮起美好的回想和想象。

“我们山里的男人，腰上都习惯扎一条汗巾。”端午接着说，“我姑父腰间扎的汗巾里，插着一支短短的笛子，叫乌铁笛。那是他用做鼎罐的乌铁铸造的。他要离开我们家的那天，大清早，他就起床了，在我家菜园的篱笆边吹笛子。”

“那笛子很沉吧？吹出的声音好听吗？”安生问。

“笛子很沉，可是吹出来的曲子，特别好听。我姑姑在火塘里做饭，听着笛子吹出的曲子，忘记撒柴火，鼎罐里的饭被烧出焦味了。”端午停了一下，

“过了十多天，我姑父挑着一对鼎罐，又到我家来了。”

“他挑着自己做的鼎罐，来提亲了。是不是？”安生问。

“是啊，他可不找媒婆，直接对我爷爷说，他

经快30岁了，以前只想做出好鼎罐，东奔西跑，拜师学艺，对成家没有兴趣，没少挨他父母骂。这一次，他找到了中意的人，想成家了。”安生说。

“哦，你姑父，他是很特别的人。”安生说。

“我姑父和姑姑成家后，姑父特地做了一个铁铸的印章。”端午说，“他做的每个鼎罐，刚浇铸出来，铁水还没冷却，就在鼎罐的一只耳朵上烙出一朵好看的蓼花。”

“是因为你们这里的河叫蓼河吗？我看到河边长了许多蓼草，我们那里也有这种草，到了夏天就开出细碎的红花了。”安生说。

“才不是呢，我告诉你，蓼花是我姑姑的名字，我姑父做的鼎罐，才叫蓼花鼎罐。”端午说。

“哦，蓼花，是你姑姑的名字，真有意思啊。”安生轻轻地地说。

他们不再说话了。他们躺到石板上，一会儿就睡熟了。

一天夜里，他们被流水声闹醒了。倾听了一会，知道水是从洞口流下来的。水流不是很大，落在潭水里却很响。

外面正下着雨。

洞里充满了水雾，洞壁上湿润润的。两个人都冷得打起喷嚏来。

安生从怀里摸出装了火柴的油纸包，他说：

“我还有5根火柴。”他去生火，剩下的那点柴火，燃着火苗。他们坐在火堆旁边，烤了糍粑吃，最后看着火苗一点点熄灭。

过了一天，外面的雨停了。

洞壁上，安生用小刀子划出了一个“正”字，再加上一个“一”字。他们在山洞里被困6天了。

他们每个人每天只吃两只糍粑。白天，隔一段长时间对着洞口大喊“救命”。渴了，他们捧脚边的潭水喝。他们心慌意乱的时候，就讲自己的故事给对方听。

安生讲自己几年来在逃难路上遇到过的人和事。人是各种各样的，有心肠特别好的人，有身世非常可怜的人，有断了脚的乞丐，还有特别有趣的人，有自私可恨的人，有狡诈骗人的。

端午讲自己跟着爷爷去卖土纸的事情，讲自己在陈家湾山村里朋友，讲山村里闹土匪的事情，讲自己坐在姑姑的花轿里被抬到武阳街上的姑父家，讲武阳街上发生的趣事。

两个人轮流讲自己见过、听过的故事。他们要赶走心里的恐慌，要保住身体的力量，要等来救他们的人。

这天夜晚，端午做了一串梦。他梦见爷爷和姑父救自己了，梦见姑姑生了一个可爱的弟弟，又梦见一个白胡子仙人骑着一匹长着翅膀的马从洞口飞进来了。他和安生被白胡子仙人拉到马背上，长翅膀的马飞出了洞口，飞进了一片辽阔的天空里。可是，一颗巨大的炮弹打过来了，马拍打着翅膀拼命地飞，炮弹却紧追不舍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他被吓醒了。

他把安生叫醒，给他讲自己的梦。他们都睡不着了，眼看着头顶上的洞口慢慢地明亮起来。

肚子饿起来了，他们小口地咬着糍粑。那么大的一个糍粑，前两天吃了一个，感到吃饱了，可是现在吃完一个，肚子还没饱，还想吃。剩下的糍粑不多了，他们不能多吃，心里暗暗地更加焦虑。

糍粑吃进肚子里，变成了力气。他们又大声地叫喊。

第7天已经过去大半，他们喊了一阵停下来。

“这样打后结，用脚踝在结里，身体往上移动。脚踝在结里，这样就省力多了。”他说着，又用脚打了

的星辰彼此呼应着，就连飞舞的天使也振动透明的翅膀，遥望山坡上温柔的她……